

協和台灣叢刊47

# 台灣後山風土誌

張振岳 / 著



docriver 文川網  
入駐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臺原出版社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後山風土誌／張振岳著。—— 第一版。—— 台北市：臺原出版：吳氏總經銷，民83  
面；公分。--(協和台灣叢刊：47)

ISBN 957-9261-66-0 (平裝)

1. 台灣原住民·社會生活與風俗

536.29

83003384



●協和台灣叢刊47●

台灣後山風土誌

著者／張振岳

責任編輯／劉言雅

校對／張振岳、鄭志忠、李志芳、陳威君

發行人／林經甫(鈞仲)

總編輯／劉言雅

編輯／陳榮森、劉言雅、蔡逸仁

助理編輯／陳淑端、邱鳳華

出版發行／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臺原出版社

發行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34號4樓之2

編輯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57巷36之2號

電話／(02) 70888885

傳真／(02) 7020075

郵政劃撥／126470138

出版登記／高版台業字第四二五八號

法律顧問／許森貴律師

地址／台北市長安西路246號4樓

印刷／松霖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4056000

總經銷／吳氏圖書公司

電話／(02) 3332153

定價／新台幣二六〇元

第一版第一刷／一九九四年(民八三)六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K892.458

Z248

台灣後山風土誌



64753

Wt636/12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讓傳統文化立足 世界舞台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林經南 勛仲

這是一種相當難得且奇特的經驗，四十歲之前，許多人常會問我的，總是一些生理與醫療方面的問題；四十歲之後，我最常思考的卻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如此南轅北轍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我的經驗法則：跟每一位成長在戰後的一代相仿，自童年長至青年，無論是家庭、學校或者是整個社會給我的壓力，只是讀書、考試、考試、讀書；而我，直也沒讓人失望，唸完醫學院後，順利負笈英國，接著又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及台灣擔任過許多人

欽羨的婦產科醫生，也正因此，讓我有太多機會在世界各地認識不同的友人。然而，這樣的機會卻總讓我感到自卑，這自卑並非來自專業知識，而是每每交換及不同的文化經驗時，少數識得台灣的友人，也僅知道這個海島擁有七百億的外匯存底而已。

這個殘酷的事實，逼著我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什麼樣的文化，才足以代表台灣？

●  
一九八三年間，我結束了在美國的醫療工作，

同台全力投注於協和婦幼醫院的經營，由於業務的需要，常有機會到日本去，有一次在橫濱的一家古董店裡，發覺了十幾尊傳統布袋戲偶，讓我突然勾起兒時在台南勝利戲院，坐在長排椅的椅背上，看內台布袋戲的情景；不久後，在大阪大理大學附設的博物館，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間的戲神田都元帥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一戲台，還有那些皮影、傀儡、木雕、銀器、刺繡與原住民的工藝品，讓我產生極大的感動，忍不住當場流下眼淚。

我的感動來自於那些代表先民智慧與工藝水平的器物之美；忍不住掉下的眼淚，則是因為這些製作精巧，具有歷史意義又代表傳統文化精華的東西，在這外邦受到最慎重的收藏與保護，但在當時的台灣，除了某些唯利是圖的古董商外，根本乏人理會！

除了感動，同時也讓我感受到日本文化侵略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也許可溯自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參加基督教醫療協會，到信義、仁愛、望洋等山地部落，從事公共衛生的醫療服務時，便深刻體會到日治時期對台灣山地的積

極教育，讓日本文化、語言以及民族性都紮下不錯的根基，其深厚的程度甚至令人驚駭，只是當時的情況，個人並無力改變什麼。及至一九八〇年前後，我結束學業，回到台灣後，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彰化教育學院的郭惠二教授，試圖回到山地，經營一個模範村的計劃，結果模範村計劃因故流產，而那次再回山地，讓我不敢置信的是，由於電視進入山區，使得原住民的文化幾近完全流失，少數保存下來的，卻是日治時期的文化遺產。

這是多麼可怕的文化侵略啊！難道連日本人都走了，都還能予取了求地用區區的金錢，換取我們最珍貴的傳統文化？

如此揉合著感動、迷惑又驚駭的心情，讓我在東京坐立難安，隔天，便毫不考慮地到橫濱那家古董店買回店中所有的布袋戲偶，同時又透過種種關係，買回「哈哈笑」劇團最早那個被台灣古董商騙賣到日本的戲棚。

那絕不只是一時的衝動而已，我很清楚地告訴自己，只要在能力範圍之內，將盡可能地尋回這些流落在外的文化財產；這些年來，雖沒

有明確的收藏計劃，但只要是有價值的東西，我都不肯放棄，至今，也才稍可談得上規模。

嚴格說來，我是個典型受西式教育的人，加上長年在國外的關係，讓我對藝術或者文化，都懷有較深且闊的世界觀。

最早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便跑遍了歐洲重要的美術館，後來每次出國，只要有機會，決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可觀的現代藝術館。

除了參觀與欣賞，我也嚐試著收藏一些美術的東西，收藏的目的，除因個人的喜好，當然也因為美好的藝術品也是不分國界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這傳統與現代之間，必有無法調和的衝突之處，我又如何面對呢？其實，我從不認為這兩者之間會有相互矛盾或衝突之處，任何一種藝術品都有其共通之美，而其中蘊含的不同文化特色，正足代表那個民族的特殊之處，傳統的彩繪與現代美術作品，正是兩類截然不同的作品，正因其不同，我們才能在彩繪中，體認先民的精神與生活狀態，它

的價值，除了美之外，更在於它所蘊含的特殊文化表徵。當然，時代的快速進步之下，傳統的美術、工藝與文化，面臨了難以持續的大難題，導致這個問題的因素頗多，例如政府政策的不當、教育的偏頗以及社會的畸型發展，讓戰後的台灣人擁有最好的知識教育，卻完全缺乏生活教育，終造成今天這個以金錢論成敗，從不考慮精神生活的社會型態。

過去，也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對這個病態的社會提出不少頗有見地的意見，但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必要擁有正常的文化。台灣光復以來，政府當局全力追求經濟建設的成長，卻不顧文化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近幾年，有關單位似乎也較積極地從事文化建設：只是，當中共的廣東省政府，花了兩億美元整修一座五落大厝，成為一座古色古香的廣東地方博物館時，台灣的左營舊城門才剛剛被毀，半毀的麻豆林家也被拆遷，這樣的文  
化建設又怎能談得上什麼成績呢？

在這種種難題與僵局之下，要重振傳統文化，重新獲得現代人的肯定，甚全立足在世界



的舞台上，就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與態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付出關心與努力，用現代化的方法與現代人的觀點，提昇傳統文化的品質，再締造本土文化的光輝。

從開始收藏第一尊布袋戲偶起，彷彿便註定我將走上這條寂寞卻不會後悔的文化之路。

過去那麼多年前，只是默默地收藏一些珍貴的文化財產，我當然知道，光如此是不夠的，但直到今天，時機稍稍成熟，才敢進行下一步的計劃。這個計劃，大概可分為三個部份：一是成立出版社，二為創立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三則創設臺原傳統戲曲文物館。

臺原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專業台灣風土叢刊的出版，這是一套持續性的計劃，計劃每半年分三季出書，每季同時出版五種台灣風土文化的叢書，類別包括：民俗、戲曲、音樂、歷史、工藝、文物、雜俎、原住民族等六類，每本書都將採最精美的設計與印刷，用最通俗的筆法，喚醒正在迷途與游離中的朋友，

讓更多的朋友重新認識本土文化的可貴與迷人之處。我深信，只要持之以恆，所有努力的成績不僅將獲得關愛本土人士的肯定，更將贏得國際間的重視；二為出版基金會的專刊，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成立之後，將有計劃地整理台灣的傳統藝術之美，諸如戲曲之美、偶戲造型以至於建築、彩繪之美……等等。

至於基金會與博物館的創立，則是我最大的目標，這兩個計劃其實是一體的，博物館只是基金會的附屬單位，主要的功用在於展示基金會所收藏的文物與美術品；至於基金會本身，除了推廣與發展本土文化，定期舉辦各種研習營與表演、演講，更將策劃舉辦各種世界性的文物交流展，目的除了讓國人有機會打開史廣闊的視野外，更重要的是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舞台上。

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不僅是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與出版社努力的目標，更是每個關愛本土文化人士最大的期望，不是嗎？唯有如此，才能重拾我們失落已久的自尊！

、本文獲選入《一九八九年海峽散文選》

# 一個追求常民文化

## 的硬頸人

葉步繁

——序《台灣後山風土誌》

近年來，由於本上意識高漲，人們除關心日常生活起居外，亦逐漸重視源自民間各項事物的探尋。

在一些有心人士的帶動下，不論是人文、歷史、社會、民俗及族群等方面之研究均呈現蓬勃的現象，在此，重新開創台灣歷史的洪流中，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扮演了先驅的角色，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以來，積極引領著無數關懷常民文化的年輕朋友逐步涉入台灣文化的心，而其中張振岳應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張振岳，一個在花蓮十牛土長的客家人，從

學校畢業後，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並非找不到，而是他拒絕了。在他生長的富里鄉下，小的地方卻散居了福佬、客家、布農族、阿美族、西拉雅族等風俗相異的族羣。從小，這些不同族羣的語言、生活習慣、以及各族羣彼此間的互動，始終烙印在他的內心底層，一直思索著應該以何種角度、何種方式來呈現僻處於弱勢地區弱勢族羣的弱勢文化。一九九〇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臺原舉辦的第一屆台灣民俗田野文化營，領略了劉還月老師「民俗通俗化」、「民俗散文化」的理念，並

給劉老師一再鼓勵，確立了他今後著手的方向。隔年，一九九一年四月，一篇探索來自台灣南部，翻山越嶺到達花東縱谷尋找生命續存的桃花源，卻在漢文化衝擊下失根的西拉雅族皇的文章——〈西拉雅族悲歌〉發表了，其後，各類探討噶瑪蘭、阿美、布農、客家、福佬等族皇之文章，或以散文、或以小說體陸續出版。

從原先富里地區不日前他的足跡已逐漸向花蓮、台東附近伸展，繼續探尋這些弱勢族羣在過往的生命點上遺留下來的事跡，而這些點滴匯集起來卻是蘊育了花東地區歷史的源頭。對於先祖的種種歷史故事沒有絲毫記憶，一心只想拭去族性色彩的一些黃昏民族而言，張振岳艱辛嚐試的步履，無異是提供給他們一個覺醒的機會。

# 從生命的原鄉開始

——《台灣後山風土誌》自序

認識我的朋友幾乎都會好奇地問我：「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工作？」其實這不是一個工作，從來也不曾想過拿田野調查當工作，事實上這也不是。一個能養活自己的工作。起初只是比別人多一分對人羣的觀察而已，日子久了，逐漸有一股想深入瞭解的衝動；正在我的渴望日益昇高卻又無門可入之時，臺原的第一屆田野文化營適時出現，在招生簡章中的「台南平埔族探訪」，深深吸引住我，就這樣介入了田野探訪。

平埔族的探訪，啓開了我的認知視野，三年

多來，儘管一點一滴累積了對這個族羣的認識，但是他們的存在一直是一個謎，啓動了我內心更多的迷惑，我無法瞭解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力量，造成了今日隱晦的平埔族羣，但是我卻可以感覺到這股力量仍在運作，並且逐漸從平埔十族轉移到高山九族，我們的社會從充滿忌諱到逐漸開放，似乎沒有解開族羣間糾纏的心結，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種族問題的時代，如果再一意迴避和忽視，只會使彼此之間的隔閡日深。

我不是那種有大擔當的人，所關心的只是自

已生活週遭，這是我能力僅及的範圍，當所有人都喊著「愛台灣」的口號時，我卻只能輕聲細語地說：「我愛我的家鄉」。在田野文化觀察的過程中，我發現愈來愈不能瞭解台灣；對於一個無法瞭解的土地和人羣，我無法從內心裏發出愛的宣言，這也是我選擇最熟悉的家鄉從事田野採訪的原因，並且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從內心深處喊出我愛台灣，現在只能從關懷開始。一直以為田野調查應該是一種活的記載，而不應只停留在以往的生活記憶裏，所以一直希望自己所做的是文化觀察，不僅僅只是

記錄而已。因為這樣的概念，我把眼光放在正在發生的事件上，而文章內容也著重於現實人物的描寫，對於文獻上的考據，免不了會多所遺漏。嚴格說起來，這幾年陸續寫成的報導文章，只是對這塊土地的自我反省。

以一個田野經驗不到四年的新手而言，這本書能順利出版，得感謝我的啟蒙老師劉還月先生，和一些為我打氣的朋友，其中有許多文章是被「逼」出來的，感謝那些「逼退」我的朋友。

# 台灣後山風土誌

張振岳／著

讓傳統文化立足世界舞台／林經甫（勃仲）／3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一個追求常民文化的硬頸人／葉步雄／7

——序《台灣後山風土誌》

從生命的原鄉開始／9

——《台灣後山風土誌》自序

## 第一輯 西拉雅風土誌

埔仔舊人話遺史／18

——東海岸的西拉雅族羣

祀壺信仰今何在／33

——花東縱谷西拉雅人信仰今貌

祀壺信仰的變形／52

——富里平埔族的開基祖夜祭

祈雨祭歌誰附和／63

——西拉雅的祈雨儀式

祈雨跳戲安向佛／67

——西拉雅的祭祀歌曲

公廨祭祀的傳承／78

——關山地區的祀壺信仰

祖靈祭祀話向魂／86

——「向」的面貌與祭祀類型

陳協台埋骨大庄／95

——西拉雅「清朝反」的故事

西拉雅的放狗者／99

——潘新通和他的獵狗雄兵

## 第二輯 噶瑪蘭風土誌

風雨飄搖噶瑪蘭／106

——噶瑪蘭人百餘年血淚史

曖昧的神靈信仰／118

——噶瑪蘭的祖靈信仰和祭祀

面臨失傳的曲音／132

——噶瑪蘭的傳說故事

## 第二輯 布農族風土誌

布農隱士南溪尋／136

——遷徙海岸山脈的布農族羣

失去山野的獵人／140

——布農族人的生活困境

最後的打耳祭典／150

——本色原味的布農祭儀

## 第四輯 阿美族風土誌

遭劫的山中明珠／164

——文明衝擊下的奇美捕魚祭

祭天敬祖兆豐年／174

——里漏社的土地公祭祀



仙鄉何處慶豐年／184

——阿美族豐年祭的沈思

幕天席地任漂泊／192

——逐秀姑巒溪而居的阿美族人

## 第五輯 客家風土誌

客家的原鄉信仰／198

——花、東二縣的三山國王廟

翻越重山原是客／204

——尋訪客家二次移民的腳蹤

薪火相傳過後山／212

——台灣東部之客家信仰

風味獨特客家茶／220

——客家人的種茶與喫茶

開荒歲月負重擔／226

——後山客家婦女羣像

## 第六輯 後山風土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煙硝瀰漫炸寒單／232

——東部寒單爺信仰

中元普渡豬肉債／242

——中元普渡的形式與流變

抹去太陽的圖騰／247

——凋零破落的玉里神社

荒煙蔓草覓古道／251

——尋訪八通關古道石碑

九族洄瀾成後山／256

——族羣意識與融合現況

虛假的族羣共融／264

——族羣文化衝突的伏流



# 1 / 西拉雅風土誌

# 埔仔舊人話遺史

——東海岸的西拉雅族羣



東海岸其實沒有平原  
只有山海相衝的緩衝坡地，  
東西向最寬的地帶不過三公里，  
大部份的土地佈滿了  
坑洞銳利的礁岩，  
這麼一塊荒蕪的海濱，  
卻是自稱埔仔人的西拉雅族人，  
最後的落腳地。

## 東海岸西拉雅族社尋跡

循著西拉雅平埔族羣東行的這次大遷移中，其中有一支平埔移民最早係沿著東部海岸山脈東側一路北上，他們最遠抵達台東縣成功鎮、長濱鄉一帶，並且建立了「成廣澳沿海八社羣」，這支西拉雅族羣目前還有龐大的後裔散居在太平洋之濱，以現在的情況來看，這支平埔族羣的漢化程度，遠比花東縱谷之「富里平埔族」更深入，幾乎已經是一支沒有平埔色彩的民族，在瞭解了「富里平埔族」在花東縱谷的文化子遺之後，再來審視同為西拉雅後裔的沿海族羣，不禁要令人疑惑，何以地處更偏僻的這支移民的漢化會更深沈？

東部海岸山脈的東側，在後山的開發史中，是漢人最後才開發的地區，「元年（光緒），四月招撫猴仔山以東，北沿海九十里至成廣澳，又北十五里至大港口一帶平埔番社。」（《台東州采訪冊》），「這應是漢人進墾東海岸最早的記載，「沿海一帶的西拉雅族，係來自下淡水流域一帶的西拉雅三亞族：西拉雅、大滿

大武安、馬卜道，約二百多戶，二千餘人所組成」（《迪厝觀音山教會早期史》黃茂卿著）

在清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四社平埔族人南遷到了荖濃溪及楠梓仙溪流域一帶定居。大約在嘉慶末年間，有些族人再次往南遷移到下淡水溪一帶定居，形成了瑯璫平埔族羣（註一）。也逐漸受到了漢人往南拓墾的壓迫，於是有一部份族人越過了卑南古道進入卑南平原，因為受到卑南族人的欺凌，隨即再北上遷移到成廣澳（成功）至水母丁、長濱鄉境內之間。當時已經沿著花東縱谷抵達玉里鎮長良里一帶的「璞石閣八社」，亦有一部份族人也循著安通古道和成廣澳古道翻越海岸山脈來到沿海一帶，「其越海岸山脈出成廣澳一帶者，適與瑯璫後退之族人遇合」（《花蓮縣志》），遂共同組成了一「成廣澳八社」。定居於東海岸的西拉雅族羣，當初遷移的時間和路線，大致可分為三批主要移民：（圖一）

（一）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原住屏東里港一帶的鳳山八社屬的馬卡道亞族武洛、搭樓、阿猴三社人，在族長杜四孟、陳溪仍、潘阿枝

的帶領下，南下至枋寮再越過中央山脈，到達台東巴聖衛（大武）、向卑南族借地居住，八年後又再北上，分往花東縱谷的長良，以及東海岸一帶，這是第一批移民，當時移往海岸的族人不多，在三間屋、忠勇一帶的西拉雅人，有些家族已經在此居住了三、四代了，據遺老記憶，當時已有本族人在此定居，可以證明道光年間即已有西拉雅足跡至此。

(二)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赤山、萬金庄一帶遷來的瑯嶠平埔族（大滿亞族），亦經陸路，從四重溪一帶出發，經射寮、恆春、永靖，到牡丹再至巴聖衛、寶桑，定居了八年之後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再次北上亦分兩路，一路往大庄，另一路則循海岸，人數較第一批為多，他們到達了長濱一帶。

(三)同治、光緒年間，另有一羣從萬丹出發的馬卡道亞族，大約二十戶左右，他們乘船沿海路繞過恆春半島，直達成功海邊上陸。而就在此時，花東縱谷裏的大庄平埔族，因光緒七年的秀姑巒溪大水危害，有不少西拉雅族人越過安通越、大庄越古道，也來到了東海岸，與南

部來的族人「共成水母丁、加走灣、掃別、竹湖、彭仔存、石寧埔、沙汝灣、石雨傘、成廣澳、微沙鹿等部落（《花蓮縣誌》）。

史籍中記載的「成廣澳八社」一般所指的是：石雨傘、烏石鼻、彭仔存、小港、小掃別、大掃別、石門坑（石坑）、大竹湖、水母丁等八社。其實這只是一般的通稱，西拉雅系移民在沿海一帶，至少建立了十餘個社羣，《花蓮縣志》所載，除了以上八社外，尚有加走灣（長濱）、石寧埔、沙汝灣、成廣澳、微沙鹿等部落。而目前西拉雅族羣在東海岸尚存的較大集中地，則有三間屋、城埔、忠勇，甚至往南更遠到東河鄉的泰源村，都是目前西拉雅族人的聚居之地，可見當初之移民，從卑南平原沿海北上之後，最北到達了水母丁，這段長達八十公里的狹長地帶裏，到處都有西拉雅族羣的蹤跡。

### 依土為生的族羣

西元一九三九年時日本人的統計數字，居住於台東縣境內的族人尚有二千餘人，而實際的



1、2、3：參考圖二

4：大滿亞族

5：馬卡道亞族

P.S. 斜線部份為3及4之重疊地區

遷移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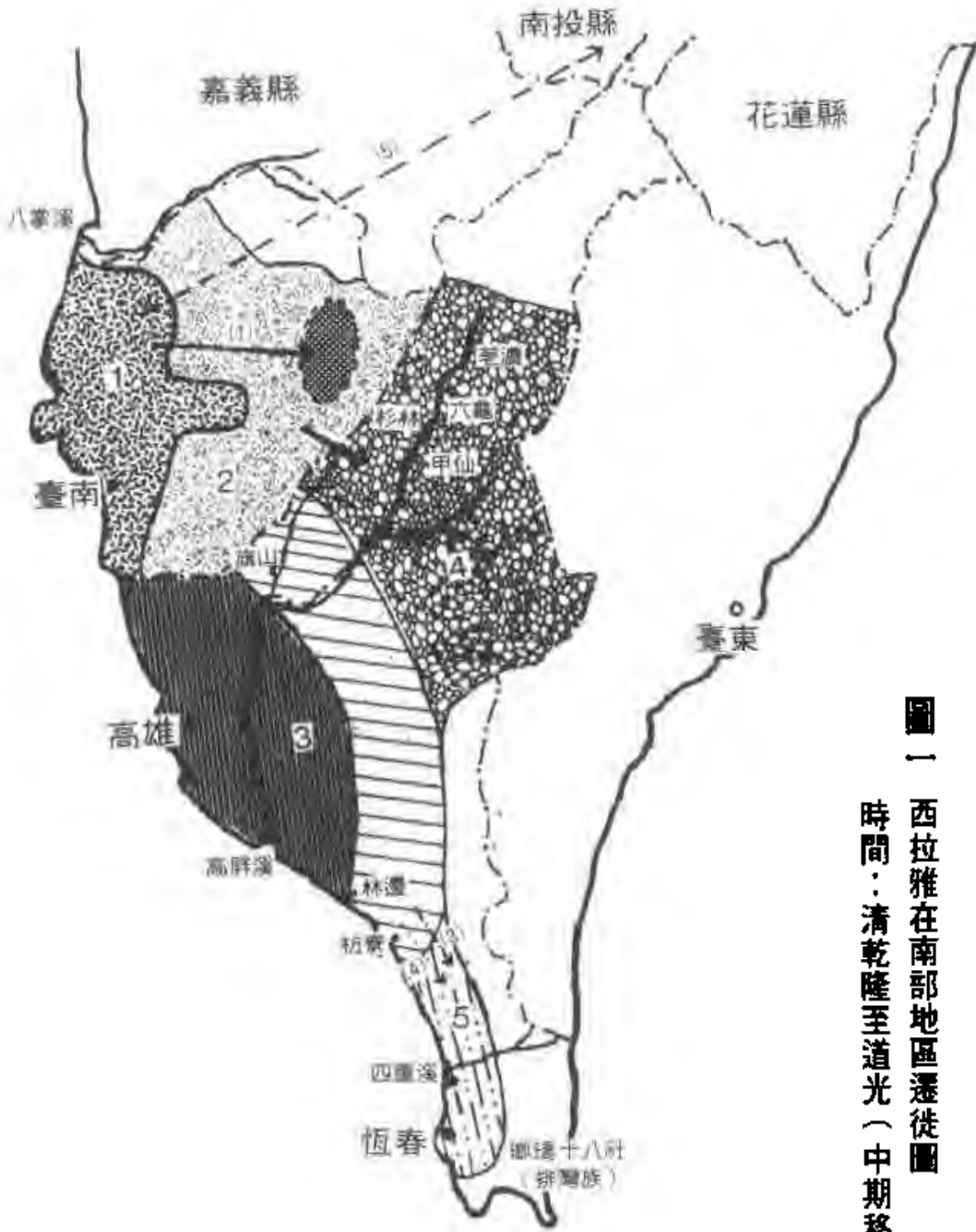
(1) 清乾隆初年、西拉雅亞族移往玉井一帶。

(2) 乾隆九年、四社熟番移往笨濃、楠梓仙河流域。

(3) 乾隆五十三年、鳳山八社移往瑯瑤(恆春)一帶。

(4) 道光九年、鳳山八社屬移往瑯瑤及東部。

(5) 乾隆十四年、台南平埔可能移往埔里五城堡。



圖一 西拉雅在南部地區遷徙圖  
時間：清乾隆至道光（中期移動）

數目應不止如此。在清末日治初期，東海岸的西拉雅族人丁十分的旺盛，根據遺老的回憶，當時的大地主有許多是西拉雅人，漢人的足跡遲至光緒元年（西元一八七四年），才初履此地。而原居於台南的四社平埔族，先是受到荷蘭人之教化，後因漢人人墾的影響，已經逐漸學得漢人注重土地的觀念，早就已經開始了農耕墾殖的生活方式，當他們舉族遷往東部之後，都急急於尋覓新土地展開新生活；而當時的東海岸只有卑南和阿美兩系的原住民以及少數幾個部落，大部份的土地尚處於莽莽未開的情況，西拉雅一族初臨斯土，就展開了開山墾山的工作，雖然東海岸地形狹仄，總算還有可耕之地。在數次的拋家棄土的遷移中，他們已經成了一個道地依土為生的族羣，而當地的原住民還過著漁獵生活，西拉雅和阿美族各適其所，其間免不了有征戰、殺伐，但即使同處一地區，兩族之間仍然涇渭分明。時至今日，還可以從現有的聚落羣中，很明顯地看出族羣之間的微妙共存關係，較早到東海岸的漢人大部份均是從商者，漢人愈到愈多之後，形成的聚

落如今都已成了較大的市鎮，像樟原、長濱、成功等，而西拉雅族人有些也混居其間，有些則仍然自成聚落，在三間屋、忠勇、城山、小港等地從事典型的農耕生活。



●東海岸一帶  
依山靠海，  
耕地狹小。

## 失去記憶的族人

居住在海岸一帶的西拉雅人，一般都自稱為「埔仔人」，後到的漢人則稱呼他們為「埔仔人」或者「崙人」，這種分別至今尚存。據當地西拉雅遺老的說法，他們的祖先原是居住在南部「大平埔」（表一），所以就以故地自名，年紀在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都已是移民的第三代人了，對於南部的老家，只有片片斷斷的記憶。此地西拉雅人對於祖居地的說法，遠較花東縱谷一帶的系統更複雜，但大致上不離兩個中心地區：一是荖濃、六龜一帶遷來（圖二），有此一說法的人，大部份都是從富里大庄一帶越過海岸山脈而來，在東海岸的西拉雅聚落裏，來自縱谷的族人並不多，而且有很多是日治末期才遷移過來的，在長濱鄉竹滿村以南一個叫南竹湖的地方，就聚居著數十戶五、六十年前才遷來的西拉雅人。另一個說法是：祖先來自恆春、赤山一帶，他們在此地已有數個世代，在忠勇、三間屋、城山等較大的平埔聚落裏幾乎全是來自恆春、萬巒的移民

後裔，他們是瑯嶠平埔族以及鳳山八社的後人。雖然史籍上記載著東海岸曾有十餘個平埔聚落，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往，如今的「埔仔人」在東海岸已深深埋在街肆之中，只有幾個較特殊的村落，尚維持著族人聚居的情形，對於祖先的往事還有或多或少的軌跡可尋。

在東海岸邊的狹小耕地上，終年吹著強勁的海風，太平洋的波濤日夜不息拍打著嶙峋陡峭的海岸，這裏除了一望無際的大海和藍天，再就是遮斷視野的山脈，終結了土地，也終結了西拉雅人的遷移步伐。東海岸其實沒有平原，只有山海相銜的緩衝坡地，東西向最寬的地帶不會超過三公里，而且大部份的土地上佈滿了坑洞銳利的礁岩，這麼一塊荒蕪的海濱，卻是自稱「埔仔人」的西拉雅族人最後的落腳地，一個海風終年，野草永遠比農作物茂盛，而且空氣中永遠飄著一股濃郁陳腐味的地方。

沿著台十一號省道南下，原本寄望能在「水母丁」這個地方尋得西拉雅的蛛絲馬跡，這裏原是文獻中記載西拉雅人在東海岸分佈最北端的一個聚落，卻發現原居於此的族羣，因為生

西拉雅三亞族祖居地

馬卡道亞族				大社亞族 Taiwan				西拉雅三亞族				族系										
Makattao				四社亞族		大武壠四社		Siraya														
人	下	上	放	力	武	茄	搭	阿	加	霄	竺	琴	木	嗎	大武壠	大武壠	龜	蕭	日	卓	新	社
傑	淡	淡		力	洛	藤	樓	猴	技	裡	仔	兜	崗	吧	二社	社	豆	壠	溜	共	庄	名
巔	水	水	突																			
	高	屏	屏	屏	屏	屏	屏	屏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現
	雄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在
	路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位
	竹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善	下	玉	大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置
	鄉	丹	丹	丹	丹	丹	丹	丹	化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社	鄉	鄉	鄉	鄉	鄉	鄉	鄉	鎮	豐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東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嘉	甲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社	皮	皮	皮	皮	皮	皮	皮	北	中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中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嘉	正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社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里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社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等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西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里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等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里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里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主要參考：(一)洪堉楠《台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

(二)番俗六考

(三)台灣地名研究

- 1. 西拉雅亞族
- 2. 大漢亞族
- 3. 馬卡道亞族



圖二 西拉雅族原居地  
時間：荷蘭至清朝康熙（早期遷移）

話困苦早已他處，只有少數族人尚居於此，再往北的樟原村是長濱鄉第二人的聚落，街肆頗為熱鬧，偶而在耳際間響起的特殊福佬腔調，激起了我內心的臆測，瞧瞧眼前的年青人有許多都是「皮膚略黑、圓臉、馬額、眼眶略深」的共同特徵，以經驗法則也許會一下子就認定，然而這又證明了什麼？他們對於先祖的種種歷史故事沒有絲毫的記憶，只知道家族自父祖輩之前即居住在這裏，西拉雅對他們來說，已經絲毫不具有任何的意義。在追尋西拉雅族羣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反問著自己：一個一心只想抹去族性色彩的黃昏民族，如果族人本身都不願再提往事，是否還有繼續探尋的必要？這樣的問話是否會觸動族人內心的傷口？不管西拉雅人願不願意，他們都已經是目前的面貌。

### 被遺忘的祀壺

帶著略微失望的腳步，來到了三間屋這個毫不起眼的小村落，原也不帶任何希望，公路旁一座外表鮮紅的土地公小祠，讓我直覺地認為

此地應是漢人的聚落，沒想到卻意外地碰上小雜貨鋪裏的潘卻里老太太，我從她的福佬腔中發覺她不是福佬人，就這樣開始了一段午后的對話。潘老太太今年八十歲，是從宜蘭遷來的，至今還能說著一口流利的葛馬蘭話，我提了幾個加禮苑人，使她倍感親切，很自然就聊上了家鄉事，當我提及「埔仔人」時，萬萬沒想到她只是隨意地一指說：「頂頂正仔隴嘛是埔仔人」，在幾天的接觸中，許多自稱埔仔人的老人，大多語意含糊似有保留地說不清楚自己族人的動向，反而是潘老太太對於此地西拉雅的故事，卻有清楚的記憶，她甚至還知道西拉雅「枉姨」以及「加瓦賽」係阿美語，指巫師，在此是指西拉雅祭祀中「枉姨」的助手，一般均為男性。

為了求證她的說法，我循著土地祠旁的水泥路找到了山坡上的聚落，這個位於省道上方的聚落因為山坡的阻擋，在公路旁無法望見，卻是頗典型的東海岸老村落，這裏至少住著數十戶的埔仔人靠耕山田為生，一壠壠成階梯狀的田地卻大部份都荒廢了，訪問的老人中，雖然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都自稱埔仔人，卻不願多談公廨及牽曲之事，直到碰上了八十歲的林德興、蔡理香夫婦，才總算自真正的埔仔人口中得知牽曲之事。在日治末期，三間屋一帶至少住著上百戶的埔仔人，他們和南方的阿美族聚落，只隔著一條天然的小山溝，各自結社而居，噶瑪蘭族人則在公路東側一帶，或與阿美族人混居，這種族社分明的情況在東海岸還很明顯，不過彼此之間的距離不再那麼陌生。林德興一家是幾年前才遷到東側居住，因為此地的噶瑪蘭人已經大部份遷走，和林家一樣遷到東側海濱的族人已經漸漸增加了，在三間屋短短的街道旁，有三間雜貨舖，其中兩家是埔仔人開的，對於我的話題他們都急急地否認，從裔的埔仔人似乎對族望問題特別的敏感。

三間屋的埔仔人原先都是由八仙洞「水母」一帶遷來，根據蔡理香女士的記憶，父祖輩常常提及此事。當年西拉雅族人從恆春越過「大山姆」中央山脈，沿著海邊徒步走到了成功，在水母丁一帶曾是族人的大聚落，而三間屋最早只有三戶西拉雅人定居，所以取了

「三塊厝」福佬話為地名，後來北上的族人陸續到來，三間屋才逐漸形成聚落。是什麼原因使西拉雅人寧可捨棄三間屋而到更北方的水母丁，然後再循來路往南呢？而如今水母丁的族人離散，只有三間屋還有零星的西拉雅記憶。這個聚落在六十多年前，曾經是一個熱鬧的埔仔人活動區域，有一個西拉雅的公廨存在，以及族人家庭中的祀壺，所醞釀出來的族群祭祀活動。依據西拉雅族東遷的情形，東海岸一帶的應以馬卡道亞族佔大多數，而馬卡道亞族一般只有「向」的傳說，而無祀壺習性，可見當時從花東縱谷翻山而來的大滿或西拉雅兩宗的族人數量一定不少，才能造成祀壺活動在此地的盛行。當時此地還有一位廷姨和兩位男性「師公」，西拉雅的男祭司，在每年六月十五日這天，都會舉行盛大的「牽曲」活動，廷姨在祭祀過程中為族人驅邪治病，而當時的族人私奉「太祖」祀壺的情形也很普遍，一般家庭中的「太祖」，都放在神桌下，以一個矮矮的板凳墊著，所以此地習稱為「椅凳上的太祖」，直到日本人「毀神像」之時，



●三間屋的荒野中曾有「公麻」。



三間屋的祀壺被徹底地摧毀了，一個也沒有留下來，太祖的傳說也至此中斷，老一輩族人還有記憶的，大概也都七、八十歲，他們也說不清楚祀壺的由來，所以乾脆就稱祂為「番仔祖」，不再去理會祂的故事。

### 抹淨族羣的註記

從三間屋再往南行，海岸坡地逐漸開展，有了較廣闊的腹地，使加走灣（長濱村）終於發展成一個熱鬧的市集，然而在難得繁華的市鎮裏，卻很難找到埔仔人的蹤影，福佬在此佔著絕對的優勢。在長濱市街旁看到一個往忠勇的路標，往西邊山腳一路行去，發現這個隱藏在田野間的聚落，忠勇舊稱「加走灣頭」，這裏才是埔仔人聚居的地區。文明的腳步隨著開發的進程，悄悄地在東海岸停駐，這些似乎都不關西拉雅族人的事，歷史似乎永遠在嘲弄著這交流離的族羣，當年族人的避漢大遷移，其實現在還進行著。在忠勇村落裏，我看到的還是一羣以農維生的埔仔人，這一帶的田野地勢頗平坦，是東海岸少見的平原，西拉雅人在此終